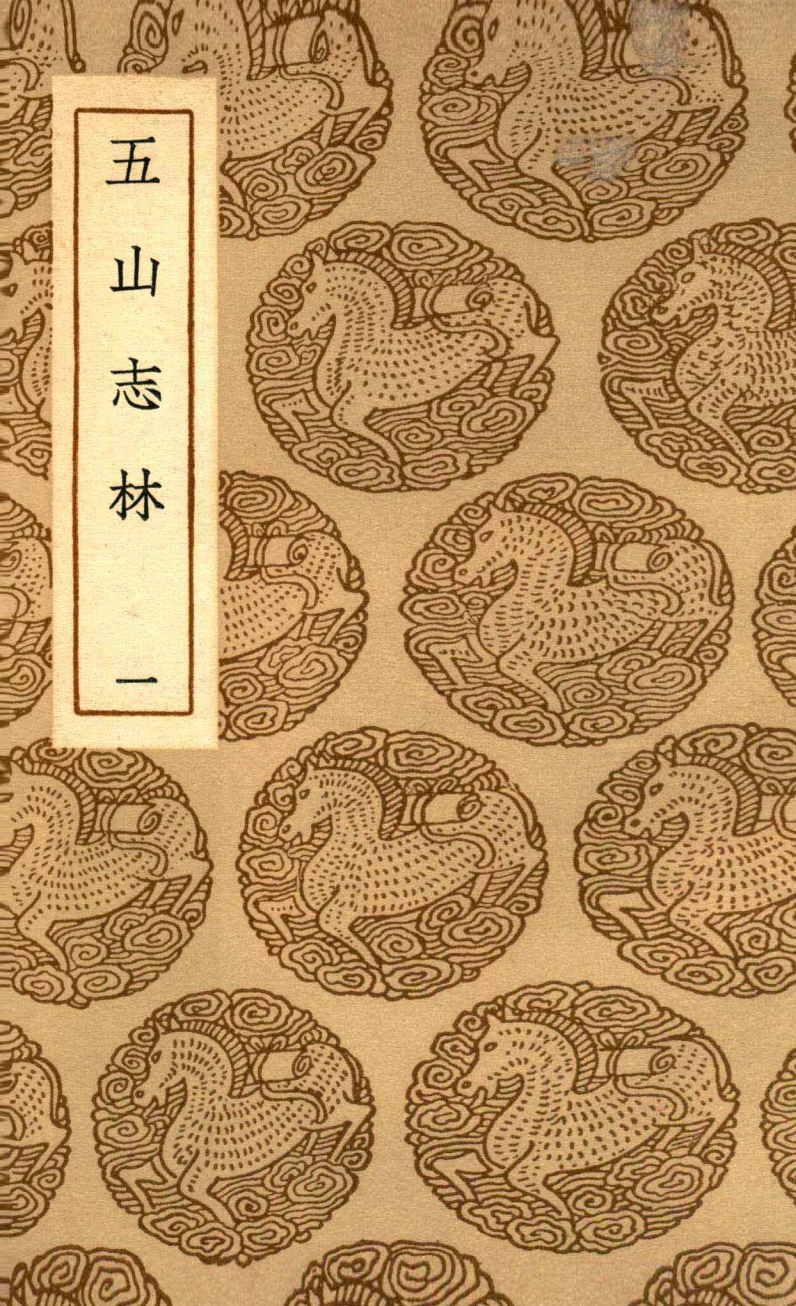


五山志林
一



五 山 志 林

(一)

羅 天 尺 撰

序

機緘之所流露。橐籥之所吹噓。極乎動蹟不齊之致矣。將欲廣其聰明。恣其考鏡。端賴有外史方志爲之紀其實而存其跡焉。南海一大都會。而登俊拱北。安東梯雲。華蓋五山閒。尤所稱氣盛衣冠之境。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詭制殊形千變萬狀。迭見于其閒。劉熙釋名曰。紀也。紀。識之也。又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之簡紙。示不滅也。五山之故。重有賴夫書而記之者矣。孝廉羅君履先。五山中之文獻也。生平矜修練要。揆藻揚芬。領袖羣英。楷模多士。于其地之前言往行。遺文軼事。舉夫聲名文物。政教風謠。下逮蟲魚草木。與居與稽。而得之見聞者。筆于書記。藏之篋笥者。壽于棗梨。江淹曰。修史之難。無過于志。羅君固已爲其難焉者矣。歲庚午。余承修順德邑志。于所輯五山志林。多所掇取焉。因嘆其嘉惠藝林者。非淺鮮也。揚子有言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披其記載。考其動蹟。見聞可廣。約卓可幾。是將與荊州記。吳越春秋諸書。同發南國之英華。而爲瑞世之瓊瑤矣。凌江胡定謨。

余年十七。應府試五羊。日竟十三藝。得忤疾。掩關石湖。癯量山房者十四年。先大母梁夫人。局奔筭閣。置四子書。不得讀。日抽案上散帙。稗官野史。以消永日。自念太史公周流天下。乃獲著史記。余局斗室中。動十數年。無從閱歷。得古今天下掌故而錄纂。以成一家言。身所未歷。不可徵信。遂于邑中近事。耳聞目見者。輒錄投敗簞中。雍正六年。詔天下纂修大清一統志。余邑大夫柴公。謬探虛聲。命與諸君子編輯局中。未閱月。藩憲王公檄爲省局分校。屢辭不獲。在局三閱月。又以多病不任事。荷總局庶常魯公放歸里塾。兩次從事。雖未有所撰述。而得備覽其中嘉言懿行。心有所欲。輒自私錄一冊以歸。蓋亦耳所習聞。目所習見。可以傳信者也。十年閒。省試公車之暇。授書馬寧。錦鯉。羊額諸塾。爲甘肅計。村莊無事。遂得理其前後所錄。畢註之冊。合前朝國朝爲八卷。內有標題。名曰五山志林。要皆敘述舊聞。組緝名論。竊比鈔胥閒有論著。亦明向往。非敢有所予奪于其閒。總以誌吾病閒之歲月已耳。乾隆辛巳中秋日。書于石湖之雞度軒。時年七十有六。百藥居士羅天尺撰。

五山志林

總目

卷一

述典

卷二

識今

卷三

談藝

卷四

傳疑

卷五

闡幽

卷六

五山志林

總目

五山志林 總目

紀勝

卷七

辨物

卷八

誌怪

五山志林卷一

順德 羅天尺 履先撰

述典

登於史、典也。登於郡邑乘、典也。宦斯土者、生斯土者、客斯土者、斯土巾幘而鬚眉者、登諸史冊、美不勝收。鐘鼎既銘、不入兔園之冊可也。而取法貴近、見琴見夢、不若對懿行、捧嘉言、入寶山而空回、對熊蹯而食指不動、非情也。爰錄一二志予向往、且以示論古者。毋曰韓山片石堪對已哉。

衣中詩

桃源賊雙死節

不爲逆監腐童子

議禮廷杖二諫臣

迎宴不許謁家廟

勸舅化夫

賢璫

牆壞不脩

疏秋壑誤國

瓜大于蛤

代兄爲縣學生中式

何恭人

諫迎生佛

孝友無名姓者

出喉不卽死

乞宥練子寧黨

柔遠祠

禁淫祀

沈公摘奸

化民

六自僧

報嫂

父子直節

奪回擄口

展誦忘饑

通民隱鼓

鷄鳴山祠

平步六逸

斥奄黨

黃女官

逐宦者

衣中詩

邑志述聞云王清濟寧衛指揮黃蕭養攻圍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詩云兩捧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爲我招魂宇宙閒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不絕口遂遇害

桃源賊雙死節

邑人梁奎。區瑞。同時爲邑諸生。並有文名。奎從江門遊。甚見推重。以孝友聞。趙督學表其堂曰愛日。舉於鄉。判袁州。值桃源賊數十萬薄城。將奔皆怯伏。奎拔劍斫案。誓殺此賊。挺身出戰。遂遇害。瑞負氣節。數觸教官銜之。密于班簿中註瑞不到。罷爲吏。尉德興。檄修萬年縣城。版築方具。桃源賊突至。且城且戰。相持數十日。力竭。爲賊擁去。欲降之。瑞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寧從鼠輩耶。至死罵不絕口。事聞。各難廕一子。奎子世衡。八品官。瑞子健。古田典史。御史姚淶。雙表其門。邑人祀於崇義祠。石洞曰。奎死袁州。瑞死萬年。故志不錄。祇於子賞官見之。豈少之哉。以死勤事。祀於其所可也。劉義稱龍頭人。故並祠。然與史多不同。余弗詳之矣。尺按石洞志。奎。瑞之祀袁州。萬年名宦宜也。雍正閒。樓攝縣儼。以余祖維忠於黃賊蹂躪時。上書捐地建邑。爲有功。則宜祀。詳請兩院。得並祀崇義。起石洞於今日。當稱允協。而省志以邑無新志。未入。亦缺事也。

不爲逆監腐童子

邑志云。黃著字子誠。龍江人。起家進士。知安溪縣。以堪治劇。調泰興。逆瑾檄揚州縣腐童子三百。不聽。擢戶部主事。武宗親征。充前道督餉使者。賜斗牛服。管郎中。以足疾歸。天尺曰。吾粵南漢劉銀。宦者用事。多腐狀頭。執役禁中。以媚漢主。後宋潘美平粵。銀降。宦者羣盛衣冠以見。美曰。此輩掾人多矣。盡殲之。夫不奉命掾人者。即可殲掾人者也。快哉。

議禮廷杖二諫臣

邑人劉士奇。張燦。性皆抗直。士奇官刑部員外。燦官禮部員外。嘉靖甲申七月戊寅。諸臣以上欲稱孝宗爲皇伯考。相率赴左順門哭諫。上怒。收繫獄。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廷杖。士奇。燦。俱廷杖。而燦竟死。僅年三十八。士奇後出知梧州。多異政。而燦生平事尤奇。燦字景川。善昭孫也。爲諸生時。里豪侵其祖墓。善昭以僉事家居。不能白也。燦乃上書直指。祖墓得歸。昭語人曰。吾家千里駒也。更不能容人過。直指毛鳳邀飲。語不合。遂拳之。嘗謂見義勇不顧其身。惟吾獻臣可語此。故卒死杖下。石洞曰。或傳燦兒時有妖降其家。語他日登第除拜悉驗。戊寅。諫大禮。先一夕復來止之。燦不聽。神怪之談。縉紳不道。信然。斷而能行。鬼神避之。燦不愧乃祖矣。

迎宴不許謁家廟

邑人梁亭表。中萬歷鄉魁。知南安府。張獻忠陷南康。飛檄諭降。表誓以死守。甲申。聞京師變。痛悼得病而卒。子若衡。舉崇禎庚午鄉試。令永福。流寇陷湖廣。桂林大震。衡泣與母訣。誓以必死。俄遷左州守。會外艱。計至歸。未幾。故閣部陳子壯舉兵向城。制府修養甲。知衡與閣部爲郎舅。逼致書招降。不從。遂見殺。衡子宗典。中順治甲午舉人。迎宴日。母陳氏叱詫不令謁家廟。母卽雲淙先生妹也。可謂賢母矣。豈惟無愧于兄。亦可對翁夫而無忤者歟。

勸舅化夫

石洞志云。馮氏者。龍津歐公池妻。其夫嫡子。兩伯兄。皆庶出。舅欲厚其財產。先召馮諭之。馮曰。嫡庶子爲

父母服有差等乎。舅曰：皆三年。馮曰：三子皆大人所生，服既無別，財產其可有別乎？若是非妾所願，亦非後人福也。舅嘉歎而從之。徐氏者，龍頭梁亞三妻。其夫偶與惡少往來，將謀爲盜。徐竊知之一日，置雞酒飲食其夫。夫辭醉飽。徐曰：隻雞斗酒，用之不盡，何苦舍生爲非？其夫感悟，不與偕行。後惡少事發，伏罪，其夫獨存。

賢璫

廣東舊志云：陳準者，順德北水堡人。景泰閒，進爲內侍，給役內廷，不好用事。曩朝廷設一坐於東華門外，號曰廠，命太監守之。至汪直、尙銘，則恃寵恣意紊亂綱紀，羅致百僚，縉紳氣奪。而銘黷貨尤甚。成化甲辰，銘敗，以準爲太監代銘。準下令軍校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之罪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準爲人平恕清儉，時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遂巡數日，整衣冠，閉門自殺。

牆壞不修

通志云：梁孟祥，順德人，性至孝。永樂初，父以吏長流口北。孟祥甫四歲，攜手牆屏下語之曰：吾行恐無還期，兒別我矣。父果不還。祥自後歲時泣拜于屏下。歲久牆壞，人令毀之。祥不聽，曰：是猶彷彿見吾親也。年甫壯，喪妻，亦不復娶。

疏秋壑誤國

邑歐虞部集云：余七世祖九峯先生，宋淳祐末，與樂清劉黻、吉水鄒淵同游太學。景定初，率三學諸生伏

關上疏論賈似道專政誤國不報遂去闢書院講學於家有詩集十卷

瓜大於蛤

石洞志云張拱辰尙氣節罷官居鄉有獻百金爲壽而請關說者託族子以聞屬拱辰耘瓜族子示金曰有貨如蛤何苦耘瓜爲拱辰曰吾瓜大於蛤也妻子幾不能給御史陳聯芳表其里曰清白

代兄爲縣學生中式

明朝洪武初法嚴峻人莫敢爲郡學諸生黃連人何昌者能文有與其父怨者則籍其兄爲縣學生豪長者爲請不能免昌奮曰朝廷建學育才能者登庸貴矣何免爲遂代兄爲南海縣學生南海分立順德遂爲順德縣學生未幾中式知麗水縣有政聲

何恭人

邑志雜記云宋羊額何世忠妻李氏以粟餉軍封恭人賜山田以葬今番禺何大山其墓也所謂野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者耶

諫迎生佛

鍾曉字景陽龍江人也少沈毅鄒智之謫石城也邑令構謫仙亭居之曉師事焉中鄉舉爲御史劾參政王奎參議黃泰白金僉事李淳皆宸濠黨也刷卷四川諫迎生佛持論侃侃與昌黎千古同轍未幾爲忌者所中出爲瑞州同知居官三十年窮約甚於寒士嘗治室梁矣比鄰惡其蔽卽裁其楹世人得一

命而以武力加於鄉黨。甚者兼并。可勝道哉。死後。邑令沈鐵。白兩臺表之。謂居官著謬謬之節。處鄉有恂恂之風。天尺曰。其汝愚之風類歟。子千字君錫。亦鄉舉。亦瑞州同知。瑞俗。上元昇佛出遊。駭動人民。靡財不可勝數。千出遇之。毀其像。杖僧還俗。遂毀淫祠。沈令稱之兩臺曰。父子濟美。不愧也。

孝友無名姓者

舊邑志云。洗二者。龍津人。與兄俱孤貧。鰥獨。兄年五十。雙瞽。二取魚蜆爲養。丐得餒餘。先以奉兄。寒則分衣。事之十餘年不衰。兄死。哭之甚哀。鄉人爲具棺殯於荒坵。葉志云。梁亞翼。縫人也。不知其姓。容奇。梁觀成以爲子。稱梁亞翼。觀成中年癱瘓。亞翼敬扶持之。中裙廁。身自浣滌。未嘗倦。作藝以養。猶舊志之洗二云。天尺讀志至此而感泣。孝弟庸行。士夫讀書者能之。不足奇也。而讀書爲士夫者。多以文義緣飾。至性反見於乞丐賤隸。能無赧乎。余觀列傳後多載其子孫達者。爲祖父食德報信有之。而傳可想也。昌黎賢者。受諛墓金。老子恥與韓非同。則洗二亞翼之出於公論也。負絕哉。

出喉不卽死

和州刺史黎宏業。字孟擴。吾邑馬涪人也。登天啓賢書。乙亥。流寇張獻忠。自廬陽屢掠其鄙。宏業具方略。上道臣。不省。乃率士民壘城浚濠。除夕前一日。賊十萬躡其鄉。突城。宏業喋血登陴。士民咸效死。賊且去。會大雪。潛運廬中縱火。守者驚救。而賊自北門騰入矣。宏業巷戰不勝。還州堂北面拜曰。臣力竭矣。引佩刀自剄。喉出不死。拭血書一絕云。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忠孝誠已盡。生死安足論。家人扶救。

宏業曰。吾固必死。不如觸賊刃。負劍上馬。家丁挺擊賊。斃於亂刃。宏業後還。沈眩氣絕。印猶在其臂。賊入署見。亦爲嘆息。凡上惟圖書數卷。請援文稿而已。母李氏。妻楊氏。及妾子女四人。咸自縊。鳳撫朱大典以聞。贈太僕卿。賜祭葬。廕子入監讀書。初。賊圍急。宏業募人突圍請援。經略駐師安慶。以除夕近。享士卒。置酒高會。惟諭固守。及破城。屠害最慘。經略知賊將去。乃徐出兵。和民痛宏業之死。而咎經略之不救也。國朝順治八年。州學正劉蘇。追宏業忠。言於御史。祀名宦。天尺曰。余讀黎美周先生河村詩序。引刺史孟擴右手自剄。左手出其喉。不卽死。拭血書數行。字廳壁閒。至今讀之。凜凜有生氣。所書字三年常化碧矣。河村集係和人戴敬夫詩。美周言。其詩多寫當日顛沛流離。國難家仇。有鬼號發。斃之慘。其刺史之大招歟。

乞宥練子寧黨

葉石洞志云。順德張善昭。四川僉事。降判臨江。尺籍魏安生八十四人。皆練子寧肺腑。所謂奸黨者也。善昭上封事曰。子寧忠貫古今。太宗謂子寧在。朕常用之。昭皇帝亦謂方孝孺等忠臣。旣忠之矣。何肺腑外屬。尙以奸惡配。百年不宥哉。乞復其家。朝野壯之。論曰。予見方孝孺。練子寧。未嘗不涕淚沾襟也。余邑王御史度。亦坐奸黨。宗家外屬編五百五十戶。無爲善昭者。今天子一切宥之。豈惟諸臣善昭死且不朽。天尺曰。善昭孫燦。以議大禮廷杖死。一家忠烈。爲吾邑光。豈不偉哉。

柔遠祠

福建通志云。中官陳道廣。東順德人。奉敕出鎮八閩。閩地邊海。番舶叢委。夷性兇悍。有司不可治。道至。大舉振刷。諸番譯致二千金。嘗之。竟置之法。始畏服。抽盤公怒。毫無染指。番益感德。爲建柔遠祠於其國。以誌慕之。在鎮十七年。所居一室。左右圖書。淡然若儒生。自號水月道人。卒于閩中。

禁淫祀

邑令吳廷舉。禁淫祀文云。律祀典神祇。有司致祭。不當祀而祭。杖。頃行龍江。龍山。見五岳廟中。禺五帝。冕而執圭。五岳視三公。諸侯在其域內。乃得祭之。祭用木主。號如其山。壇而不屋。天子有事。告以薌。無則已。今帝之。而不知其公也。僭諸侯之事。而不知其庶人也。律宜毀。且淫昏之鬼。充斥閭巷。家爲巫史。四十堡。大抵盡叢祀矣。歲時伏臘。釀錢禱賽。椎牛擊鼓。戲倡仙像。男女雜沓。富者長奢。貧者殫家。甚致攻剽。詭訟之徒。資以決筴。是奸盜之主。而禮教之蠹也。不佞有民人社稷寄。四十堡淫祀悉毀之。其材以修堡內豪壇。有餘輸縣營繕。像投水火。民孝弟力田奉公。自求多福。不然。干犯政教。人得罪。求助鬼神。無及也已。于是毀淫祠八百餘所。御史汪宗器惡之。計竹木斤兩以罪。嗚呼。不辨善淫。而以其匪眦報。愧淫鬼矣。

沈公摘奸

石洞志云。沈鐵爲縣。慕獻臣爲人。不好酒色。癯然若不勝衣。而視事不分晝夜。尤善摘奸。有告其子博者。鐵曰。若且博。何乃子乎身。纖屨足食。何博爲。因問妻少何也。曰。再娶。鐵笑曰。摟之耳。其人頓首謝。不敢。

起一日問其甲若爲某調某事竟乎對曰死罪有之曰宴鵝鸚何薄哉休矣或逮捕不能得則指示某所有某爲識如言果得之邑中大驚皆怪其見之神也莫知所出有某生者無子而妻妒置妾別居妻戒家童結度海納妾則殺之時烈日生笠而溲遂以刀觸笠貫其撮推墮海中妻誣妾鐵不問也驗尸得笠中刀密詢獨席人刮草有此而邑獨小洞織席久之召小洞人析薪從容語曰人告若殺某得賊則生否則死若圖之析薪者大恐用力推迹黨與盡得一鞠而服妻自絞死其明察皆此類也區志才論篤君子也詩沈公曰懸知烏攫肉寧厭釜生魚公庭時肅肅里巷日與與人皆以爲然

化民

華夫焚餘錄云何公淡知濱州取呂氏鄉約教民榜行之每鄉慎選老人親爲演說大義使訓閭里按季稽考民以惡聞則召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則吾罪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于若何如各慚謝而去訟爲之稀黃公著知安溪俗喜構訟市師以爰書訓其子弟公痛除弊授孝經俗爲之變

六自僧

丁卯志云周齊曾字惟一斬縣人由進士來宰順德視奸如仇邑壤鄰香山多沙田奸民通勢要每候秋成肆攘奪不可問民積苦之曾廉知按部行擒治訊實卽麾鄉正縛而投之水凡投數十百人有以牘爲請緩者不視取牘置其身並投之奸宄始凜凜畏法萬民歡呼有周青天之號夜迎歸燈燭千炬民

愛而護之也。至於獎掖生儒。禁革火耗。興利除害。欲與民休息。善政方次第舉行。已爲忌已者所中。扼而去之。民環聚控兩臺。懇留者數千人。閉城門三四日。曾去志已決。飄然就道矣。遺廣文唐多契書曰。向因錯認做官做人。都是一樣。今始知做官便做不得人。做人便做不得官。官去人存。夫復何憾。鼎革後。削髮爲僧。號六自。謂自樵。自耕。自春。自炊。自汲。自宿云。有同年爲浙大吏。多方求一見。不得。一日遇於野。方荷薪下輿呼之。不應。疾趨去。

報嫂

丁卯志云。董仕貞者。金陡人。字希泰。孝行純篤。一日從師歸。見嫂唐氏事母孝。再拜曰。非嫂。仕貞安能離母一宿于外。他日貴。不敢忘。及母沒。終身事兄嫂如父母焉。舉於鄉。爲清河教諭。稱其官。知桐廬縣。禁溺女。王監生溺女。竟法之。自是人不敢復溺。節用愛人。不喜逢迎過客。卽上官按部。無能加於常餼。太守周望不悅。然未有以中之也。會邑中兒爲府吏歸。恃府而請。仕貞叱之。府吏助其兇虐。於是周望考仕貞。沈酣麴蘖。不恤民隱。改南寧教授。紀善靖江以歸。仕貞不任酒。生平未嘗涓滴沾唇。徒以鼻過。傅成其文。孰察之哉。先人產業。貞盡以讓兄。卽其俸入。惟兄是執。不歸私室。嫂沒。嫁其三女。妻以爲言曰。匪是何以報吾嫂也。仕貞卒後。囊橐蕭然。田不滿數畝。士論重之。

父子直節

丁卯志云。岑用賓爲戶部。劾福建督撫汪道昆曰。道昆監軍閩中。爲軍窘辱。遮留兩日夜。所以得脫者。臣